

儲蓄穩固

聚興誠銀行儲蓄部

的機關



新新副刊

期七十二

路上

光陰真似迅速極了！看看距離學校的畢業期還有幾個月了。

一天，仁傑同着幾位同學在那學校的遊戲亭上，仁傑極和藹而悲涼的向着封棠問道：「聽說你父親叫你到武漢去進學校，果有是事嗎？你的前途是比我光明的！」——封棠只得嘆一口氣。

「春深很微烈地呼道：啊！這個封建或政治下的貴族教育！不知埋沒了多少青年啊！上進是極困難的一會事，就是上進的資格，環境與經濟，用什麼方法來解決，我也是一努力求一條出路罷！」

平時最滑稽的秋聲也鼓起了他的雙目，咽咽地的說：「人都說我是『莫愁』其實我近幾日更愁了，金錢的勢力真正萬能了！我哥也因為沒有學費沒有讀書了，我想現在要在這初中畢業了，畢業要怎樣？我只得一頭首向青天……」

同時幾位同學都封棠說：你真好福氣，在這青年的時間，獲得讀書的機會了，我

們好比是一個旅行者，你到去了，但我們還是那路上的徘徊者，這黑暗而陰森的路，不知聽我們到甚麼地方，這個路上，這個初中畢業的路上，真正是荆棘叢生的路上！

最幼而最活潑的零蛋派的說道：社會真正黑暗，社會的家庭也是真正黑暗，昨星期我回家，我哥哥向我說：谷子收成不好，糧稅太重，就把這個學校畢業了罷，要買什麼書啊！仁傑默不一語向着他們，好像在想甚麼，但他的眼眶是紅了，

堂上的鈴聲當當的響，同學們都散了，仁傑也輕輕地踱去，口中喃喃的說……路上！……

一九八，一三，

雨夜

對話短劇

時間 天已黑了

佈景 大雨

地點 一個鄉間的茅屋裏

人物 老婦 少年 少婦 幼孩

茅屋外的雨不斷的落，幽暗的燈光從破的牆壁穿入，時間老婦泣聲，少婦嘆息聲，安慰聲，幼孩喃喃聲，

老婦 媳婦！我家本來不是如此窮的，這是

你老子講甚麼革命，才搬到這裏，他被人殺死了家產是充公了！那時這娃才兩個月，這又是二十多年的事了。

少婦（嘆息）（視幼孩）（視少年）

老婦 么兒，你還是去幫人的好，因開家道難，沒有讀書，總比晒起太陽，在街上推車子的好，

少年（怒沖沖的）不，我去當兵，將來可以報我父親的仇人，

老婦 當兵！當兵！使不得！使不得！你父親是說官殺了，你不要懶，去當兵，你去當兵，對不住老娘，（語罷泣）

少婦 媽！他說老太爺的兒子常行罵他，么兒！他們總發財不過幾代人，管他的，還去幫他，「古言說得好受苦的苦中苦方為人上人」

老婦 媽！我願意另找別的事做，

幼孩 大哭，

老婦 媳婦！你把娃引去睡了，

少婦 是

老婦 那裏雨雨，找東西接着，

老婦（向着少年道）那天夜得米，我在老太娘那裏搗米，聽說你近來有些脾氣，窮人有甚麼氣娃娃，

新新副刊

少年 那老娘子多凶！我們設法做一個生意罷，

老婦 娃娃！不，那年做生意，不是被那強盜偷嗎？

少婦 掌燈出來

老婦 娃娃睡覺了嗎？

少婦 是

老婦 媳婦！他總說不幫人，像今天這樣落雨，連柴都尋不得一些，草都割不得一把，那嗎我們幾娘母恐怕要餓死，

少婦 我實在受不得那種氣，

老婦 你別要這樣，緩緩地的說，媽已今六十幾歲了，

少婦 媳婦沒有油嗎？

老婦 昨晚二百錢的油沒的了，

少婦 不管！不管！我去睡了，

幕內寂然外雨聲不止微聞老婦泣聲少年少婦言語不辯幼孩呻吟燈火亦漸次滅了，

一九三〇，八二三。學寫

你還記得嗎

雨齊

是一個中秋的晚上：

兩三歲的孩子，在那鋪滿青草的河岸上，看那一羣鴨子的回去，

好幾天沒有見過你，你到那裏去來，大家坐着談談天，

老太爺交代三少爺，我在那裏做工，怪不得，我看你這幾天好像長光生些，

好說，老太爺的媳婦才好，賄賂又好，人才又好，聽說某學校的女學生，不犯除三少爺的耳聾，還愛慕，

哎！這兩年的錢，都在他們的手中了，什麼叫辦學校，什麼修公園，整馬路，都在我們老百姓身上取，他們總要吃點，老太爺不是那年教養子，那裏找錢來修房子，我只望這個孩子長大，像他的兒機，振得來人罷了，

（未完）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

（未定）